心於渺茫而無所從入之端於孟子所謂
聖人旣竭耳力繼之以六律正五音未能
深造之以其道也今欲推異而合之同舉
粗以求其精請
明詔天下求知音律者許其自陳或臣寮薦舉
聚於一處俾各罄所知用今日所奏之樂
所歌之辭度其腔調按其節拍先求正宮
越調之類以究古人清宮清商之調依俗
法之所移換尋古調之所抑揚然後被之

於絲吹之以竹宣之以金收之以石必俻
器之調而後古器之即合作於一堂之間
而有和應之美不徒協夫奏者之心而且
諧之聽者之耳無問賢愚貴賤一是同和
然後按古人鍾律之法依新書通解之說
按其法而講究其所當然之則與其所以
然之故築室布灰如其候氣之法截竹爲
管以求黃鍾之聲如所謂或極其短或極
其長長短之內每差一分以爲一管皆即

以其長權爲九寸而度其圍徑如黃鍾之
法焉管既應氣可豫尋秬黍中者分爲三
等先以一等實於是管之中必須千二百
粒適滿其中無欠無餘然後用之有餘欠
者則用次等次等不合又别用之必同而
後已所實既同然後因之以定尺審度量
謹權衡焉繇是以制律呂均聲音製樂器
先試以歌聲齊簫聲以簫聲定十六聲又
以十六聲而齊八器聲高者抑而下之聲

下者引而上之過於厲者平之過於醲者淡之逐器而調之使一器之中聲律自然均調而無有參錯合器而協之使衆器之間自然翕合無相奪倫無一器之不諧無一音之不應此雖不能如古人之純全然通其變以窮其本亦可以得古人之彷彿視後世之因循苟且者則有間矣丘臣以此望之當日似乎空言臣敢以此望之

今日聖主作述大柄寧少遜焉

語王朝之禮　天子視朝朝朝賀諸侯來朝有禮燕饗巡狩大射田獵進曆救護進春各有禮通典周天子有四朝一外朝秋官朝士掌之二中門即中朝夏官司士正其位朝夕視政三內朝即路寢正朝畢退適聽政四詢事之朝小司寇掌其政以致萬人而詢焉周禮天官宰夫之職掌治朝之法敘羣吏之治待賓客之令諸侯之復萬民之逆夏官司士正朝儀之位辯貴賤之

等王南鄉三公北面東上孤卿大夫王族故士虎士太僕大右以次而立下有拜上揖答禮也太僕掌正王之服位出入王之大命掌諸侯之復逆又建路鼓於寢門外以待達窮者防壅遏也小司寇掌外朝政以致民詢一詢國危二詢國遷三詢立君此大事必廣詢及民此不常御擯相敘進而問以衆輔志而弊謀朝士掌外朝法左右九棘三槐嘉石平罷民肺石達窮民鞭

呼趨辟必帥慢錯族談有禁禮記玉藻曰
朝辯色始入君日出而視之退適路寢聽
政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此朝
而臣先于君所以明分守退而君後于臣
所以防怠荒也且朝見以通上下之情嚴
無多時聽政以決可否之計久可盡言也
漢去周未遠猶彷彿其意唐朝比漢爲勤
然勤中有節雨露失容泥潦並停周甚未
練大功未葺皆聽不趨正衙日見羣臣謂

之常參入閤所見惟大臣及內諸司宋朝
因唐與五代之制前代朝儀無一定之制
時有更改有所謂捲班放伏入閤等名目
或失於粗畧或失於煩瑣非所以爲法也
我
朝每日先於
奉先殿行禮
東朝問安然後御
朝是先盡父子之親然後明君臣之義可爲世

法也

朝日文東武西侍鳴鞭畢鴻臚卿唱入班百官

行叩頭禮分班侍立翰林學士侍

御座右錦衣衛俠

陛西立科道分侍分班面北立謝恩見辭者

先日報名至日赴午門外行五拜三叩頭

禮畢鴻臚官唱奏事通政司引人於

御前面奏請

旨該司官出班承

旨諸有事出奏無則已次禮科引差使考滿
官員次六科各奏
旨意題本守衛揭帖賞賜鈔錠次鴻臚宣奏
藩府鎮邊所遣使臣
上命以酒飯賞賜兩京堂上官新陞者及在外
三司來朝赴任者面見叩頭畢鴻臚卿唱
奏事畢羣臣俱側身向上立鳴鞭畢
上乘輦徃御武英殿文華殿閱章疏日率如此
至午復出晚亦如之每月朔望

上具皮弁服御正殿百官公服叩頭畢分班侍
鴻臚卿宣奏謝恩見辭員數畢
上出奉天門視朝如常儀
太祖初命著爲禮儀定式一書凡三十七條所
謂朝叅之禮有八焉須行既久遂成故事
儀註未悉
太祖思禮有過亢
御製大誥首篇以君臣同游爲開卷第一義
此有深意安得詳加講究檃括節潤畫爲

圖式縣於兩長安門用以表正百官觀示
列辟俾人人知所趨避世世得以遵守乎
況常朝之外有御門有平台召對所以通
上下之情杜蒙蔽之害全在於此先臣霍
韜請自今每日午刻或
御文華殿或
御左順門
召內閣大臣六部尚書侍郎六科給事中講
讀學士侍立將應發章奏條擬

旨意斟酌填註大臣有奸回不忠而向肆欺罔者給事中得以面糾其過有古今異宜稱量輕重者講讀官得以備其顧問如此則在

上爲虛心守正以聽天下而無諱過護短之私大臣爲取人以善而無狥私妬賢之罪内臣亦得安靖美名而無招權壞事之謗矣此言召對之有裨於治超出朝儀萬萬者今日聖王頻行之睿懷下詢大是臣下竒逢第

恐有問而對或不確不詳有負盛舉爲今
日羞也爲人世者何以殫思於此

太祖洪武十六年
詔定朝叅官員坐次凡
奉天門賜坐文武有次東西有向華盖殿亦
然魏國公達等不時賜宴預坐及學士承
旨宋濂等隅坐講論
仁宗亦然正統以後廢矣嘉靖末嚴嵩賜坐一
次真人陶仲文賜坐無算且入迎出送握

手乃別遇雖殊當非其人矣凡元旦冬至
聖誕三大節羣臣宜有朝賀先期習儀二
日謂之加謹則自我
朝始凡三載諸侯入朝虞廷始行之則日敷奏
以言明試以功功如其言車服以庸非虛
朝也周禮大行人掌大賓之禮及大客之
儀以親諸侯春朝圖事秋覲比功夏宗陳
謨冬遇協慮時會發禁殷同施政時聘結
好殷頫除慝閒問諭志歸脤交福賀慶贊

喜致禬補裁此朝覲宗遇會同六者諸侯之覲于王者也閒問歸脤賀慶致禬四者天子致愛於諸侯者也必如是方謂之親耳三代封建爲諸侯者非王室懿親則有功之臣及前代之後也自秦罷侯置守列爲郡縣之制歷代分封宗室及有勳庸之臣多無分地我

太祖分封親藩雖有分地而無分民制最得中親王來朝外行君臣禮內行家人禮仁義

並用亦莫非中也布政司按察司鹽運司府州縣入朝一次即聽吏部考察卓異賜宴是亦親之遺意也周禮大宗伯以飲食之禮親宗族兄弟以饗燕之禮親四方賓客饗以訓恭儉燕以示慈惠又自不同饗在朝君親獻燕在寢不親獻大行人掌客各有掌小雅燕饗鹿鳴之於嘉賓有周行之求四牡之勞使臣有父母之念皇華之遣使臣有靡及之諏常棣之燕兄弟有孺

湛之究圖伐木之燕朋友故舊有和平之暇飲天保之下報則有戩穀徧德之娛蓼蕭湛露之晝飲夜飲有令德令儀之褒是於相親之中不忘相成之益也左傳楚薳啓疆曰聖王務行禮朝聘有珪享覜有璋小有述職大有巡功設几而不倚爵盈而不飲宴有好貨飧有陪鼎入有郊勞出有贈賄禮之至也漢行歲首慶賞禮魏晉以後又有賀冬至禮唐中葉又有賀生日禮

皆於是日行禮畢設大宴以享百官宋制
常以春秋之季仲月及誕聖節郊祀籍田
禮畢巡幸還京凡國有大慶皆大宴羣臣
賞花釣魚於暮春苑中陳靖言於太宗猶
欲糾舉失節喧嘩者李昌齡言於真宗猶
欲謹出入命巡察梁灝請以所宴為圖皆
責人臣以敬也我
朝禮儀視前代為備文臣四品以上及諸學士
武臣都督以上皆宴殿上餘五品以上宴

于丹墀是日行禮畢該宴官更衣立俟

上至升座樂作

上飲訖乃起即席簪花啐酒酒凡九進湯五進

羣臣發其二每歲三大朝賀及　郊祀禮

成行慶成禮凡四舉焉遇有故則賜鈔以

代宴永樂宣德中時舉後雖三大朝賀不

舉矣竊惟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人臣終歲

勤劬職業幸而得一日醉飽之歡是乃君

臣莫大之恩澤古之人君所以致其臣庶

竭忠盡力以至於殉國以身此亦其一機也但不施諸匪人而流於褻耳在位皆賢能舉此一宴上下交泰氣象即此而見願
今日聖朝留意焉巡狩始於虞五載一巡狩舜典備言之以舉祀禮覲諸侯一正朔同制度修五禮如五器爲政之大者非漫游也周十有二歲王巡狩殷國大行人掌之此知時變識會通不欲勞民傷財矣孟子述晏子之對景公必以巡狩與述職並言謂

之無非事者盖爲民之事也爲民而行則節省惠愛爲諸侯度不爲民而行爲一人之游觀而行則流連荒亡爲諸侯憂秦始皇四出不以爲民反以求僊身殞於外子死於姦臣之手國以立亾漢以後仍秦之郡縣不復出巡有出幸者則爲唐之玄宗代宗德宗宣宗宋末諸君是爲賊所迫有親征者則爲漢之光武宋之眞宗高宗是爲夷難所迫總無復先王之意不如深居

簡出之爲宜若知郡縣之統於藩臬藩臬之統於帝都萬國一方四方一家如股體之分布如心手之相應萬里如在殿廷州縣如在輦轂挈領表隨舉綱綱順正不必屈

九重之尊一行衆從以勞民傷財也近每省旣有巡撫坐鎭一方又歲遣御史代巡謂之巡按每府親歷行審錄閱操考察三大事時有訪察行之而善則章善癉惡於民有

俾行之而不善則供億挑激大爲民害此
非行巡者之過則代巡者之過也爲民擇
代巡則當分遣之日

今日聖明安所擇而親命之射非藝也儀禮將
祭太宰告於君君命之射人則戒與射者
司士戒贊者前射三日戒宿視滌射義言
射者男子之事因而飾之以禮樂立德行
莫若射故聖王務焉諸侯歲貢士則試之
於射宮其容體比於禮節奏比於樂而中

多者得與於祭不則不得與周禮射人掌
位掌戒令詔相治違公孫卿大夫與焉此
行賔射之禮以射法治射儀有燕禮或鄉
飲酒禮亦舉樂天子以騶虞諸侯以貍首
孤卿大夫以采蘋士以采蘩此行大射之
禮古人致謹於射禮所以觀德所以選賢
爲王道之大端而角力耀武則視爲末務
非所尚者後世以射爲武學武舉之所習
而士大夫少不此習入仕不此試所謂內

志正外體直者遂無繇以觀僉壬之徒侵文辭以爲僞忠遂至官久敗徵國事因之而決裂言之可爲痛傷

今日聖明幸無以射爲武藉而遂忽之天子田獵詳見周禮甸祝掌四時之田表貉祝號舍奠祖禰師甸致禽歛禽皆掌祝號迹人掌厲禁田僕掌佐車莫不有禮蓋先王所以修武事備牲豆非以從禽而爲樂也詩有車攻宣王中興復古會諸侯於東都因

田獵而選車徒也其第七章曰蕭蕭馬鳴悠悠旆旌徒御不驚大庖不盈則終事嚴頒禽均王仁此見曾臧僖伯諫隱公曰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於農隙以講事也鳥獸之肉不登於俎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不登器則公不射古之制也若夫山林川澤之實器用之資皁隸之事官司之守非君所及也此言人君田獵以行禮非有所利而爲也桓公正月狩郎春秋譏之譏非時

也王制天子諸侯無事則歲三田一爲乾豆二爲賓客三爲充君之庖此有上殺中殺下殺之分先神人而後巳也無事不田曰不敬田不以禮曰暴天物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羣獺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豺祭獸然後田獵鳩化爲鷹然後設罻羅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昆蟲未蟄不以火田不麛不卵不殺胎不殀夭不覆巢此皆所以廣仁術也孟子言文王之囿方七十里

民以爲小縣芻蕘雉兎人人可往與民同利也漢賈誼新書聖人舉事必反本五穀者以奉宗廟養萬民也去禽獸害稼穡者

漢武帝好田獵司馬相如借楚爲喻作賦諷之曰終日馳騁勞神苦形罷車馬之用抗士卒之情費府庫之財而無德厚之恩務在獨樂不顧衆庶忘國家之政貪雉兎之獲仁者不爲也又疏諫曰卒然遇逸材之獸犯屬車之塵輿不及還轅人不暇施

巧雖有烏獲逢蒙之技不得用枯木朽株
盡為難矣此言切直非獨漢武所宜思也
頒曆必有禮以曆者上因天時下成人事
先王所必欽也天子頒之諸侯受之縣之
於中門匣日斂之藏於祖廟月月用羊告
而行之春秋文公六年閏月不告月猶朝
于廟譏夫禮也自罷侯置守之後無復告
廟之禮然先期頒曆之令則未嘗廢也我
朝每年春二月欽天監官先進來歲曆樣預頒

天下藩服俾其依式印造至十一月欽天
監官行進曆禮是日
天子具皮弁服升
奉天殿文武百官朝服侍班監正以下曁天
文生四拜訖鴻臚寺官引監正升殿於
御前呈進退行四拜禮畢文武百官行四拜
禮跪受曆復行四拜禮然後諸司以所印
曆頒布民間此禮固然臣尤欲
今日聖明講王省惟歲之義率百官以省月省

日庶民以省星也則於日新時敏之益必
有所以轉移人心者若乃明王克謹天戒
則夏書胤征惟仲康肇位四海胤后承命
徂征羲和曰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瞽奏
鼓嗇夫馳庶人走羲和尸厥官罔聞知昏
迷于天象以干先王之誅政典曰先時者
殺無赦不及時者殺無赦此見日食之必
救不救者誅也周禮鼓人救日月則詔王
鼓春秋日食必書不鼓于朝而鼓于社又

用牲則書均譏不君也我
朝凡遇日食月食先期欽天監官推算其時刻
秒忽奏
聞行下禮部通行天下至期日食文武百官
具朝服於禮部行禮月食則行于中府在
外日食行於有司月食行於軍衛遇有陰
雲則免此救護之常禮也臣竊謂救護于
既食之時曷若於報食未食之時先行恐
懼修省於用人行政間加意更新乃所謂

謹在巳之天而非徒謹在天之天者天子重春禮記月令立春先三日太史謁報天子乃齋立春日親帥三公等官迎春於東郊還反賞公卿大夫於朝命相布德和令行慶施惠下及兆民慶賜遂行毋有不當

國朝每遇立春節京尹帥屬行進春禮是日早天子皮弁服升正殿文武百官朝服侍班京尹行四拜禮禮官引京尹升殿跪于玉陛前進所塑土牛訖復行四拜禮畢

文武百官行慶賀禮是日賜百官春宴臣

竊謂月令行春令宜於是日一一宣播使

人人知有一歲之計尤使百官知有天道

之仁方于春有實用云統論王朝之禮不

止視朝以下數端此特舉其切要者耳切

要之禮各有切要之義是在

睿思而已

語郡國之禮周禮先有教治政令屬民讀

法故其德行道藝有勸有戒州長一歲再

讀黨正四孟四讀族師每月一讀其州長之祭祀州社黨正之春秋祭禜族師之春秋祭酺非時讀法又不止一且吉凶禮樂之器具備以爲行禮之具當時之民耳聞目見莫非先王之教典朝廷之政治官府之禁令出作入息皆在禮法之中出口入耳無非勸戒之語欲爲善而知所勸欲爲惡而有所懲此所以比屋可封而世多良材也哉

聖祖作爲教民榜文頒布天下閭里
御製大誥三編頒布天下學校盖即周禮所
謂教治政令之法也相沿至今榜文大誥
有司不知何責諸士諸士不知何責齊民
不孝不弟不忠不信有過難聞無善足紀
未必皆小民之過也失今不念風頽莫隄
臣願
聖明燭之自今振之自今鄉飲酒禮與鄉射並
舉禮記周禮具道之主人拜迎賓于庠門

外人三揖而後至階三讓而後升所以致
尊讓也盥洗揚觶所以致潔也拜至拜洗
拜受拜送拜既所以致敬也尊讓潔敬也
者君子之所以相接也賓主以象天地介
僎以象陰陽三賓以象三光四面以象年
之四時三讓以象月之成魄於三日也天
地嚴凝之氣盈于西北故坐賓于西北以
賓接主人以義者也天地溫和之氣盛于
東南故坐主于東南以主人接賓以仁者

也坐僎于東此所以輔主也坐介于西南所以輔賓也鄉飲有四一則三年賓興賢能二則卿大夫飲國中賢者三則州長習射先鄉飲四則黨正蜡祭飲酒于序典賢能飲賢者以德選不以齒論蜡祭飲亦以年高有德者爲大賓能帥子弟耕稼者爲衆賓孔子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呂大臨繹曰貴賤明隆殺辯和樂而不流弟長而無遺安樂而不亂此五者皆見

於飲酒之禮而可以化民成俗黄榦釋曰一飲一食一拜一坐一揖一降無非教也通於義者非但可以親睦鄉閭而已也天理得人心正無所施而不可也周禮卿大夫賓興退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一曰和二曰容三曰主皮四曰和容五曰興舞州長春秋以禮會民而射于州序射義曰射者進退周還必中禮内志正外體直然後持弓矢審固持弓矢審固然後可以言

中此可以觀德行矣孔子言君子無爭射

之爭揖讓而升下而飲亦君子之爭又言

射不主皮爲力不同科是古之道今不可

見又言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鵠反求諸

其身則射之尚德可知我

太祖得國之初即詔天下府州縣每歲再行鄉

飲永爲定制伏讀

御製大誥有云鄉飲酒禮不過申明古先哲

王教令而已所以鄉飲酒禮叙長幼論賢

良別姦頑異罪人其坐席間年高有德者居于上高年淳篤者並之以次序齒而列其有曾違條犯法之人列於外坐同類者成席不許干於良善之席主者若不分別致使貴賤混淆察知或坐中人發覺主者坐以違制姦頑不繇其主紊亂正席全家移出化外嗚呼斯禮古先哲王之制妥良民於宇內亘古至今興者鄉里安鄰里和長幼序無窮之樂大哉

王言所謂從者昌否者亾其垂世警俗之意深矣今正月望日十月朔日各學舉行徒爲文具實僎多匪人耆老且營充善善惡惡之意不可復覩此於風化何禆
聖祖初得天下即令天下府州縣學訓誨生員每日講讀經書罷於學後設一射圃教學生習射朔望要試過其有司官閑暇時與學官一體習射命禮部定圖式儀註凡八則一射式二樹射鵠三置射位四主射五

賞酒六司射七射器八射職初欲以之取士復古人擇士澤宮之制而不果今射圃全不齒及禮節莫考舉習射尚力亦不尚德士風日下則於鄉飲酒禮射禮兩者倣古意而實行之以明王道是所望於

聖王今日云周禮大行人詳諸侯聘問之禮歲徧存問安否三歲徧眺五歲徧省國語單襄公聘宋楚而道陳道不可行歸告定王曰周之秩官官有曰敵國賓至關尹以告

行李以節送之候人爲道卿出郊勞門尹除門宗祝執祀司里授館司徒具徒司空視塗司寇詰姦虞人入材甸人積薪火師監燎水師監濯膳宰致餐廩人獻餼司馬陳芻工人展車百官各以物至賓入如歸是故小大莫不懷愛其貴國之賓至則以班加一等益虔至于王使則皆官正蒞事上卿監之此周詳於諸侯聘問之禮而畧於王朝遣使之禮也自罷侯置守之後無

復邦交之禮所以奉承者惟天子之使爾

我

朝初定洪武禮制出使禮儀凡六條後再定三

定總二十條開讀遣使一奉使王國二奉

使諸司十四蕃國三頒降行人承爲定制

又

詔頒迎

詔儀註於天下凡朝遣使各處開讀將士所

在官僚朝服具龍亭綵輿儀仗鼓樂出郭迎

使者下馬以

詔置於龍亭使者立亭東官吏人等北向行五拜三叩頭禮衆官及鼓樂前導使者隨行至所司衆官先入東西序立龍亭至使者立東西向贊唱排班班齊之後四拜使者捧詔授展讀官跪受之開讀衆官跪聽宣讀訖展讀官捧

詔授使者復置亭中衆官俯伏興四拜山呼舞蹈又四拜禮畢衆官詣龍亭前跪長官

致辭曰

聖躬萬福使者鞠躬答曰

聖躬萬福衆官乃退易服見使者行再拜禮此

聖祖刱爲出使迎　詔之儀特詳於周禮有如此也出使之官持廉秉正不辱君命方爲

至禮是在

聖明今日督察而已迎春之禮見於月令季冬

大難旁磔出土牛以送寒氣漢志宋志因之

國初襲用元制正統中始製土牛色復用歲
之支干納音如宋法今制每歲立春日内
而京兆外而藩府州縣先期造土牛芒人
前一日出東郊具鼓樂迎入所司至日行
鞭春禮衆官各執綵鞭環牛者三衆共擊
碎之此重督農耕之意若於鞭牛之後致
勸農一詞達之上下使知所以不違農時
不乏耕牛方爲德意云馬端臨所謂古無
而今有者賀歲首冬至

聖誕三禮是也是非獨以寓臣子忠愛之誠亦以昭示華夷使人心之趨向者益以恭萬方之尊戴者益以固聖人復起不能易也先期習儀至日行禮並十二拜全禮決不可畧者周禮小行人五令若國札喪則賻補凶荒則賙委師役則犒禬有福事則慶賀有禍烖則哀弔凡此五物治其事故又爲五書凡萬民利害諸侯所行逆順過惡已著札喪凶荒厄貧康樂安親和平各爲

一書每國辨異以反命于王以周知天下之故此則出使之臣所以反命之大者若在今日不獨使臣宜爲此五書已也儻勅畿藩巡撫大臣及方面府州縣各爲一書備載郡邑禮俗政事教治刑禁當行切要之務以備乙夜之覽遇有急切事務按書以求其故其於國政未必無補者朱熹欲取州縣官民所應行者參以近制別加纂次號曰臣民禮畧鋟板模印而頒行之

尤於頒書後使州縣擇士人之篤厚好禮者講誦其說每將舉事則使教焉又詔監司察其奉行不如法者舉懲治之丘臣謂朱氏此言不行於昔可行於今請 令禮官將洪武年間頒降孝慈錄諸司職掌洪武禮制禮儀定式及永樂中頒降文公家禮等書逐一參考凡繫天下郡縣家鄉臣民所當行之禮

勅翰林儒臣簡節刪潤著爲一書頒行天下

使之遵守又於學校村社選人習學演行
命州縣正官學校教職專一管領而提學
憲臣
勅書中以此載入俾其按部提督察其勤惰
以爲勸懲是誠化民成俗之要務爲治之
道莫先於此 臣願
聖明留意無以爲迂且當今日吏治士習大壞
極敝之際不於此大爲提督 臣恐媚璫之
習視爲固然欺上罔下莫知底止而 國

運隨之大有不忍言者郡國之禮可不急講乎

語家鄉之禮先知人家所當行者如王制所謂六禮冠昏喪祭鄉相見也論語所謂愼終追遠民德歸厚也生事葬祭各以禮也文中子以四禮不可廢則曰冠禮廢天下無成人昏禮廢天下無家道喪禮廢天下遺其親祭禮廢天下忘其祖朱熹家禮一書酌古準今特詳冠昏喪祭實爲簡易

可行其序文曰禮有本有文自其施於家者言之則名分之守愛敬之實其本也冠昏喪祭儀章度數者其文也其本者有家日用之常體固不可以一日而不修其文又皆所以紀綱人道之始終雖其行之有時施之有所然非講之素明習之素熟則其臨事之際亦無以合宜而應節是亦不可一日而不講且習焉者也今爲一家之書大抵謹名分崇愛敬以爲之本至其施

行之際則又畧浮文趨本實以竊自附於孔子從先進之遺意庶幾古人所以修身齊家之道慎終追遠之心猶可以復見而於國家所以崇化道民之意亦或有小補云恣言之有子婦事父母舅姑之禮有子生事父母之禮有婦事舅姑及處娣姒之禮有少事長之禮有男女有別之禮有生子之禮有教童子之禮有冠笄之禮有婚娶之禮有歸寧之禮有死葬父母之禮有

服制之義有弔慰之禮有祭祀之禮有宗法及無子立後之禮有親屬稱呼之禮有接見送迎之禮有鄉人飲酒會列之禮有鄉里相交之禮有累世同居之禮此二十禮有綱必有目其子婦事父母舅姑也內則首言后王命冢宰降德于衆兆民盖本德以爲教又必欲降之衆兆民欲人人家家皆此德教也及論子婦之禮統之乎事統之乎雞初鳴盥漱櫛縰笄總統之乎下

氣怡聲柔色抑搔扶持問所欲供藥物具晨羞統之乎敬應唯敬對進退周旋慎齊升降出入揖遜聲不敢噦噫嚏咳形不敢欠伸跛倚睇視不敢唾洟寒不敢襲癢不敢搔不敢適已之便有命勿逆勿怠無私貨無私畜無私器不敢私假不敢私與此皆是禮其子事父母也冬溫夏清昏定晨省出必告反必面所遊必有常所習必有業恒言不稱老食饗不為槩聽於無聲視

於無形父母存不有私財冠衣不純素父子不同席父母有疾冠不櫛行不翔言不惰琴瑟不御食肉不至變味飲酒不至變貌笑不至矧怒不至詈疾止復故飲藥先嘗子於父母則自名子事親諫而不聽則號泣而隨之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諫若不入起敬起孝說則復諫不說與其得罪於鄉黨州閭寧孰諫父母怒不說撻之流血不敢疾怨起敬起孝父母在子

雖老不坐行禮於人稱父人或賜之則稱父拜之父命呼唯而不諾手執業則受之食在口則吐之走而不趨親老出不易方復不過時親癠色容不盛此孝子之疏節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此皆是禮其在婦也侍舅姑不命適私室不敢退將有事大小必請或賜之飲食衣服布帛則受而獻諸舅姑受則喜反賜則辭不得命藏以待使及冢婦母怠不友無禮於介婦若使

介婦毋敢敵耦於冢婦不敢並行不敢並
命不敢並坐冢婦所祭祀賓客每事必請
於姑介婦請於冢婦此皆是禮其少事長
也見父之執不謂之進不敢進不謂之退
不敢退不問不敢對年長以倍則父事之
十年以長則兄事之五年以長則肩隨之
羣居五人則長者必異席長者賜少者賤
者不敢辭尊長於已踰等不敢問其年燕
見不將命遇於道見則面不請所之不畫

地手無容不翣也寢則坐而將命父之齒
隨行兄之齒鴈行朋友不相踰輕任并重
任分班白者不提挈君子耆老不徒行庶
人耆老不徒食徐行後長謂之弟疾行先
長謂之不弟此皆是禮其男女有別也易
家人初九閑有家象曰志未變也所以閑
見之曲禮內則左傳男女不雜坐不同椸
枷不同巾櫛巾不親授受外言不入於梱
內言不出於梱女子許嫁纓非有大故不

入其門姑姊妹女子子已嫁而反兄弟弗與同席而坐弗與同器而食男女異長男不言內女不言外非祭非喪不相授器其相授則女受以篚其無篚則皆坐奠之而後取之外內不共井不共湢浴不通寢席不通乞假男女不通衣裳內言不出外言不入男子入內不嘯不指夜行以燭無燭則止女子出門必擁蔽其面夜行以燭無燭則止道路男子繇右女繇左禮始於謹

夫婦爲宮室辯外內男子居外女子居內深宮固門男不入女不出婦人迎送不出門見兄弟不踰閾此皆閑有家之禮其生子也詩斯干曰乃生男子載寢之牀載衣之裳載弄之璋其泣喤喤乃生女子載寢之地載衣之裼載弄之瓦無非無儀唯酒食是議無父母遺罹內則曰子生男子設弧於門左女子設帨於門右三日始負子男射女否凡接子擇日庶人特豚士特豕

大夫少牢其非冢子則皆降一等異爲孺子室於宮中擇於諸母與可者必求其寬裕慈惠溫良恭敬愼而寡言者使爲子師其次爲慈母其次爲保母皆居子室他人無事不往三月之末擇日剪髮爲鬌男角女羈否則男左女右是日妻以子見於父父執子之右手咳而名之凡名子不以日月不以國不以隱疾大夫士之子不敢與世子同名左傳申繻曰名有五有信有義

有象有假有類以名生爲信以德命爲義以類命爲象取於物爲假取於父爲類不以國不以官不以山川不以隱疾不以畜牲不以器幣家禮曰主人生嫡長子則滿月而見主人立於香卓之前告曰某之婦某氏以某月某日生子名某敢見告畢立於香卓東南西向主婦抱子進立於兩階之間再拜主人乃降復位此皆是禮其教童子也內則曰子能食食教以右手能言

男唯女俞六年教之數與方名七年男女不同席不共食八年出入門戶及即席飲食必後長者始教之讓九年教之數日十年出就外傅居宿於外學書計禮帥初朝夕學幼儀請肄簡諒女子十年不出姆教婉娩聽從執麻枲治絲繭織紝組紃學女事以共衣服觀於祭祀納酒漿籩豆菹醢禮相助奠曲禮曰幼子常視無誑童子不衣裘裳立必正方不傾聽長者與之提携

則兩手奉長者之手負劍辟咡詔之則掩口而對玉藻曰童子不裘不帛不屨絇春秋穀梁傳曰子既生不免乎水火母之罪也羈貫成童不就師傅父之罪也張載曰教小兒先要安詳恭敬今世學不講男女從幼便驕惰壞了到長益凶狠只爲未嘗爲子弟之事則於其親已有物我不肯屈下病根常在又隨所居而長至死只依舊爲人子則不能安灑掃應對接朋友則不

能下朋友有官長則不能下官長爲宰相則不能下天下之賢甚則至於徇私意義理都喪也只爲病根不去隨所居所接而長此言莫非是禮其言冠笄也曲禮曰男子二十冠而字内則曰冠始學禮士冠禮曰筮于廟門主人戒賓乃宿賓夙興設洗陳服三揖三讓賓入進容乃祝乃冠再祝再冠三祝三冠受醴致辭賓字之冠者對郊特牲曰適子冠於阼以著代也醮於客

位加有成也三加彌尊喻其志也冠而字之敬其名也冠義曰古者冠禮筮日筮賓所以敬冠事敬冠事所以重禮重禮所以爲國本也責成人禮焉者將責爲人子爲人弟爲人臣爲人少者之禮行焉將責四者之行於人其禮可不重與司馬光曰古者二十而冠今自十五以上俟其能通孝經論語粗知禮義然後冠之其亦可也曲禮內則女子十五許嫁笄而字雜記既笄

後燕則鬉首此皆是禮其言婚禮也昏義
曰婚禮者將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廟而
下以繼來世也是以婚禮納采問名納吉
納徵請期皆主人筵几於廟而拜迎於門
外入揖讓而升聽命于廟所以敬慎重正
婚禮也周禮媒氏掌萬民之判令男三十
而娶女二十而嫁凡嫁子娶妻入幣純帛
無過五兩大司徒十二荒政十曰多昏荒
乃多昏不論時也穀梁傳曰禮送女父不

下堂母不出祭門兄弟不出闕門父戒之
曰謹慎從爾舅之言母戒之曰謹慎從爾
姑之言諸母般申之曰謹慎從爾父母之
言漢王吉上疏曰夫婦大綱夭壽之萌也
世俗昏娶太蚤未知爲人父母之道而有
子是以教化不明而多夭匡衡曰妃匹之
際生民之始萬福之原昏姻之禮正然後
品物遂而天命全此皆有禮其女子歸寧
也穀梁傳禮婦人謂嫁曰歸反曰來歸左

傳申繻曰女有家男有室無相瀆也謂之有禮易此必敗傷姜氏之妒齊也書杞伯姬來美歸寧也泉水載衛女思歸而不可得載馳許穆夫人欲唁其兄而義不可此何非禮其言喪禮也檀弓子游問喪具夫子曰稱家之有亾子游曰有亾惡乎齊夫子曰有毋過禮苟亡矣歛首足形還葬縣棺而封人豈有非之者哉王制曰大夫士庶人三日而殯三月而葬春秋傳曰大夫

三月同位至士踰月外姻至司馬光不信浮屠作佛事不信葬師擇山水形勢等術第以蚤歸土無暴露為期有心喪喪服小記言親親尊尊長長男女之別人道之大檀弓言哀與其不當物寧無哀事師無犯無隱左右就養無方服勤至死心喪三年子貢述夫子之喪顏淵若喪子而無服請喪夫子若喪父而無服有弔慰詩谷風曰凡民有喪匍匐救之曲禮曰知生者弔知

死者傷又曰助葬必執紼檀弓曰弔於人是日不樂行弔之日不飲酒食肉弔葬必執引從柩及壙皆執紼公羊傳曰車馬曰賵貨財曰賻衣被曰襚穀梁傳曰乘馬曰賵衣帛曰襚具玉曰含錢財曰賻曲禮曰隣有喪舂不相里有殯不巷歌此莫非禮其言祭禮也曲禮曰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爲先凡家造祭器爲先無田祿者不設祭器有田祿者先祭服君子雖貧不粥祭器

雖寒不衣祭服爲宮室不斬丘木支子不祭祭必告于宗子王制曰庶人祭于寢大夫士宗廟之祭有田則祭無田則薦庶人春薦韭夏薦麥秋薦黍冬薦稻韭以卵麥以魚黍以豚稻以鴈祭儀曰忌日必哀稱諱如見親程頤曰家必有廟廟必有主月朔必薦新時祭用仲月冬至祭始祖立春祭先祖季秋祭禰忌日遷主祭於正寢凡事死之禮當厚於奉生者朱熹論俗節之

祭如韓魏公所處殺於正祭如祖考生存不能恝然墓祭如先正言不害義理又言今以燕器代祭器常饌代俎肉楮錢代幣帛禮從宜也儀禮曰士病禱五祀王制曰大夫祭五祀此莫非禮其言宗法也喪服小記曰別子爲祖繼別爲宗繼禰者爲小宗有百世不遷之宗有五世則遷之宗程頤曰宗子無法則朝廷無世臣張載曰宗法若立人人知來處朝廷大有所益公

卿各保其家忠義豈有不立忠義既立朝
廷之本豈有不固陳澔曰宗法爲諸侯庶
子設恐其後流派寖多姓氏紛錯易至殽
亂故於源頭有大宗以統之則人同知尊
祖分派處有小宗以統之則人各知敬禰
陳淳曰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古人繼
嗣大宗無子則以族人之子續之取其一
氣脉相爲感通可以嗣續無間此亦至正
大公之舉而聖人所不諱也後世理義不

明人家以無嗣爲諱不肯顯立同宗之子多是潛養異姓之兒陽若有繼陰已絶矣葢自春秋鄫子取莒公子爲後聖人書曰莒人滅鄫非莒人滅之也以異姓主祭祀滅亡之道也此莫非禮其親屬相稱呼也周禮小史掌邦國之志奠繫世辨昭穆程頤曰管攝天下人心收宗族厚風俗使人不忘本須是明譜系收世族立宗子法宗子法壞則人不知來處以至流轉四方往

往親未絶不相識又曰人無宗子故朝廷無世臣若立宗子法則人知尊祖重本人旣重本則朝廷之勢自尊爾雅親屬之稱呼最詳此乃人倫之大綱名正然後言順言順然後上下相安而可以致肅雝之化接見迎送亦各有禮儀禮詳士相見禮有介紹有贄三辭後見贄三辭後受曲禮詳送迎登降先後左右王極恭敬容極退遜玉藻言士於大夫不敢拜迎而拜送鄉

人飲酒會列有禮曲禮進食侍食侍飲必
尊長者孔子於鄉人飲酒杖者出斯出矣
祭義曰一命齒于鄉里再命齒于族三命
不齒族有七十者弗敢先鄉里相交有禮
呂氏鄉約曰凡同約者德業相勸過失相
規禮俗相交患難相恤有善則書于籍有
過若違約者亦書之三犯而行罰不悛者
絕之累世同居有禮周禮大司徒以本俗
六安萬民一曰媺宮室二曰族墳墓三曰

聯兄弟四月聯師儒五日聯朋友六月同衣服此必同居而後有此六安也合論家禮一書性理大全業已備載今士大夫家亦有舉行者丘臣乞

勑禮部詳定頒行天下俾諸道督學憲臣集提其要行下府州縣教官每旬一次帥師生演習其儀并令鄉村社學教讀專習遇民間有吉凶等事按儀而行是謂天下家有其書人習其禮大有補也丘臣尤於男

女必欲有別不欲混同元俗如燕趙齊晋
之男女同炕而寢夫婦以名相呼翁婦叔
嫂之不相迴避繼父繼母之子女相爲昏
配也者尤於教子必欲如古人之胎有教
孩提有教所見必正事所聞必正聲所視
必正色所言必正理若貴若賤曰男曰女
人人有教家家有法尤於嫁娶議男娶不
必三十亦必十六女嫁不必二十亦必十
四男女年齒必畧相當凡溺女有禁不娶

蚤娶有禁娶倍長女有禁以此爲厚人倫
美風化蕃生育絶淫泆之大端又於世家
大族請
朝廷立一定制俾家各爲譜系大宗小宗有推
有序燦然明白譜倣歐蘇刻成付掌不許
攀援名宗遺落貧賤軍官襲替亦據宗支
圖以次爲序又述
大明令有云凡無子許令同宗昭穆相當之姪
承繼先儘同父周親次及大功小功緦麻

如無方許擇立遠房及同姓爲嗣若立嗣之後却生親子其家產並許與元立均分並不許乞養異姓爲嗣以亂宗族立同姓者亦不得尊卑失序以亂宗族又述

大明律立嫡子違法條云若養同宗之人爲子所養父母無子而捨去者杖一百發付所養父母收管若有親生子及本生父母無子欲還者聽若立繼雖係同宗而尊卑失序者其子歸宗改立應繼之人其遺棄小

兒年三歲以下雖異姓仍聽收養即從其
姓以此律令爲準傳序既明爭訟亦息又
於禮俗相交一節以爲鄉里常行之禮更
爲詳議一曰尊幼輩行凡五等二曰造請
拜揖凡三條三曰請召迎送凡四條四曰
慶弔贈遺凡四條是必欲鄉里之俗以禮
相交也又於一姓一族有同居者欲
朝廷爲之維持輔其所不及助其所不足蠲其
所不能子孫之茂異者擢用之其不率教

者懲治之是可望家範久行族居不散也
又欲人家自爲計必豫必詳勢不能容力
不能給必思所以變通之一準周官本俗
而不失其意必孅必族必聯必同而又時
修譜諜詳明世系有公田有私田大宗則
行時祭小宗則行節祠各守家法雖不必
同居共爨而本然之道常存淳古之俗可
復矣孔子所謂道德齊禮孟子所謂人人
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用此道也丘臣

巳輯爲家鄉之禮期家行古禮鄉復本俗諄諄望
上之申明以爲治平基也未卜
聖明今日加意詳此否臣尤不勝翹企　析禮樂而言有禮儀之節樂律之制又獨舉禮儀言有王朝之禮郡國之禮家鄉之禮莫不有綱有目有經有曲皆有道以爲之節也明禮樂之道不詳明乎此則禮其所禮樂其所樂非吾道之所謂禮樂矣

大學續衍精義删補要覽卷之十二

臣劉洪謨續衍

帝王治國平天下之要六

秩祭祀

帝王治平之要必秩祭祀祭祀有禮先明祭祀之禮尤於諸禮中首明郊祀之禮宗廟之禮次明常祀之禮内外羣祀之禮而釋奠先師之禮尤不可忽焉

總論祭祀之禮　易萃之象曰王假有廟

渙之象曰風行水上渙先王以享于帝立廟此先王所以萃人心之渙使知立國之初卽本乎天本乎祖以此爲萃渙之大道也虞書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羣臣此四言者萬世言祭祀之始益曰至誠感神則又以感神必至誠爲之本也商書伊尹申告于王曰鬼神無常享享于克誠傳說進于王曰黷於祭祀時謂弗欽禮煩則亂祀神則難祖已訓于王曰王

司敬民罔非天胤典祀無豐于昵此商之言祀亦言誠言敬無黷無昵也周書雒誥周公曰王肇稱殷禮祀於新邑咸秩無文公又托爲王言告多士曰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呂刑王誥四方曰舜命重黎絶地天通罔有降格羣后之逮在下明明棐常鰥寡無盖此周之言祀亦言秩言恤有棐無盖也周禮太宰八則一曰祭祀馭神大宗伯掌吉禮小宗伯掌神位肆

師三祀以歲時序大祝掌六祝六祈辨六號皆所以致敬也禮記曲禮曰天子祭天地祭四方祭山川祭五祀歲徧諸侯方祀祭山川祭五祀歲徧大夫祭五祀歲徧士祭其先凡祭有其廢之莫敢舉也有其舉之莫敢廢也非其所祭而祭之名曰淫祀淫祀無福祭義惟仁人爲能饗帝孝子爲能饗親饗者鄉也鄉之然後能饗焉祭統凡治人之道莫急於禮禮有五經莫重於

祭夫祭者非物自外至者也自中出生於心者也心怵而奉之以禮是故唯賢者能盡祭之義賢者之祭也必受其福福者備也無所不順之謂備言内盡於已而外順于道也將祭乃齋君子之齋也專致其精明之德也然後可以交于神明也左傳季梁對隨侯曰夫民神之主也是以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故務其三時修其五教親其九族以致其禋祀於是乎民和而

神降之福故動則有成今民各有心而鬼神乏主君雖獨豐其何福之有宮之奇對虞公曰鬼神非人實親惟德是依故周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又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又曰民不易物惟德緊物非德則民不和神不享神所馮依將在德矣史嚚曰國將興聽于民將亾聽于神神聰明正直而壹者也依人而行史趙曰盛德必百世祀穀梁傳曰宮室不設不可以祭衣服

不修不可以祭車馬器械不備不可以祭
有司一人不備其職不可以祭祭者薦其
時也薦其敬也薦其美也非享味也合記
傳之言而繹之可見當祭則祭不當祭則
不祭必仁孝之心盡祭之義心怵而本之
齋齋以致精明之德而神依人德和民祭
必備福亦備皆非徒祭已也孔子以非其
鬼而祭謂之諂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謂
之智不當祭則泰山不欲其旅當祭如在

則以不與如不祭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可以治國不越仁孝誠敬之心也朱熹上高宗封事曰天有顯道厥類惟彰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是以人之禍福皆其自取況帝王乎明有禮樂幽有鬼神一理貫通初無間隔苟非致精學問以明性命之理使此心洞然無所疑惑當有即有當無即無則亦何所揚以秉禮執法而絕妖妄之源乎此明義理以絕神姦朱熹

正論可爲左道亂政淫祀徼福者立一大
戒也
語郊祀天地之禮虞書肆類于上帝此合
天地而爲祭也周禮大宗伯以禋祀祀昊
天上帝亦合天地而爲祭也獨大司樂分
冬至祀天于圜丘樂六變而天神降夏至
祀地于方澤樂八變而地祇出諸儒以爲
不經甚不足信止據周頌祭祀之詩未有
分樂而祀之之說攷昊天有成命之詩郊

祀天地是天地無分祀之文玫般之詩望
祀四嶽河海是四望與山川無異祭之文
玫雍之詩禘祖末曰既右烈考亦右文母
是妣與祖亦無各祭之文則合祭天地此
爲定禮分神分器則有之分地分樂則無
之矣祭義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
則天子躬獻于上帝而命官分獻日月星
辰可知矣古者郊祀一歲再行正月之郊
爲祈穀月令及孟獻子所言是也十一月

之郊為報本郊特牲所言是也郊祀玉幣說見周禮以蒼璧禮天黃琮禮地牲幣如玉器色祀夫牲說見禮器王制特牲牛角繭栗帝牛必滌三月稷牛惟具祀天醴齊粢盛說見周禮禮器表記共秬鬯五齊三酒太羹不和犧尊疏布鼏樿杓天子親耕粢盛秬鬯以事上帝祀天器說見易雅禮鼎以木火烹飪聖人亨以享上帝卬盛于豆于豆于登其香始升上帝居歆器用匏

陶以象天地之性莞簟之安而蒲越藁鞂之尚明之也祀天樂章說見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於緝熙殫厥心肆其靖之又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莫匪爾極貽我來牟帝命率育無此疆爾界陳常于時夏此二頌不頌天乃所以頌無能名之天也周禮言祀昊天上帝先儒謂天與帝一也以形體而言謂之天以主宰而言謂之帝非有二神

二祭也五帝亦隨時隨方而立名其神各主宰乎一方之氣也漢儒不明此義附會而爲六天之說謬之謬者明堂之祭與郊祭異孝經子曰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此言聖人於天尊而遠之親而近之一歲二祭歲首一陽月祭天於泰壇以祖之有功者配祀季秋後祀帝於明堂以宗之有德者配食尊祀惟以誠故壇而不屋稱之曰天配之

以祖莫非尊也親祀必備禮故屋而不壇稱之曰帝配之以父莫非親也郊者古禮明堂者周制也周公以義起之也西漢高惠不親祀文帝一再行武宣以求仙成帝以祈嗣而已東漢光武置郊丘于雒陽以高帝配祀始稍復古制唐玄宗先親享玄元皇帝于太清宮然後郊祀宋制亦親享玉清昭應宮然後郊祀並流于道家之說又宋人之郊有赦蔭賜賚以惠下往往以

費用不敷時有作輟總於祀天之誠無當
也我
聖祖初分祀天地數年風雨不時天多變異乃
斷自宸衷復爲合祭之禮而行以正月凡
所謂六宗山川羣神皆各爲壇以從祀合
泰壇明堂而一之
列聖相承皆以
太祖
成祖並配此復古合祭之禮于四千餘載之後

也嘉靖九年改從夏言議夏至祀地冬至祀天至隆慶三年改從張居正議仍舊合祀相沿至今未可再倡言議已第合祀似亦文具也儻非誠敬行之主之以參贊之意則於天地曷孚焉

語宗廟饗祀之禮　易萃之彖曰王假有廟致孝享也虞書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矣商書伊尹咸有一德七世之廟可以觀德矣盤庚大享先王爾祖從享則功臣可

配享矣周書王在新邑蒸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文王武王各有廟祀矣周頌祭文王有清廟雝詩祭武王有載見武詩周禮大宗伯五年之禘以肆獻祼享先王三年之祫以饋食享先王祠春禴夏嘗秋蒸冬、各饗先王小宗伯辨廟祧之昭穆司勳詔王于有功者銘書太常祭于大蒸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月令有仲春季春孟夏仲夏孟冬、季冬

薦寢廟之文是必宗廟之外別有奉先之所藏其衣冠几杖之類因設爲几筵以奉之也大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孔子以禘嘗之義與郊社之禮並明則治國如示諸掌答或人之問亦同此意則五年一禘之說爲天子者不可不明春秋文公二年丁卯大事于太廟公羊以大事爲大祫毀廟之主未毀廟之主合食于太祖廟此在魯行之爲僭孔子

詳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序爵所以辯貴
賤序事所以辯賢旅酬下爲上所以逮賤
燕毛所以序齒敬其所尊愛其所親則三
年一祫之說爲天子者不可不明孔子詳
春秋修其祖廟陳其宗器設其裳衣薦其
時食發明周禮祠禴嘗烝之義與祫祭禘
祭同一踐位行禮奏樂敬尊愛親事生事
存均爲孝之至也則四時之祭爲天子者
不可不明月令有寢廟之祭君子有忌日

之祭後世有上陵之祭有元旦端午中元冬至之祭爲天子者亦不可不明明諸祭尤宜明諸祭之意儀禮有諸侯大夫士之祭禮散見於戴記之禮運禮器郊特牲祭義祭統諸篇合而繹之祭不欲數數則煩煩則不敬祭不欲䟽䟽則怠怠則忘此君子之以義處禮祭不煩數以仁處禮祭不䟽怠也霜露既降君子履之必有悽愴之心非其寒之謂也春雨露既濡君子履之

必有怵惕之心如將見之樂以迎來哀以
送往悽愴怵惕樂哀心已通之祖考也致
齊于內散齊于外齊之日思其居處思其
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齊三
日乃見其所爲齊者致齊諸思有見心已
通之祖考也祭之日入室僾然必有見乎
其位周還出入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出
戶而聽愾然必有聞乎其歎息之聲洞洞
乎其敬也屬屬乎其忠也勿勿乎其欲其

饗之也有見有聞敬忠欲饗心金通之祖考也廟堂之上罍尊在阼夫人東酌犧尊在西君東酌合莫合烹禮交動乎上廟堂之下縣鼓在西應鼓在東列琴瑟管磬鐘鼓樂交應乎下卿大夫從君命婦從夫人和之至也玄酒醴醆粢醍澄酒有灌鬯陳犧牲備鼎俎體犬豕牛羊實簠簋籩豆薦血毛薦燔炙腥其俎熟其餚太羹鉶羹既灌然後迎牲致陰氣既奠然後焫蕭合羶

薌求神於陽修其祝嘏祝以孝告嘏以慈
告直祭祝于主索祭祝于祊不知神之所
在於此乎於彼乎或諸遠人乎無非一心
通之祖考也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
弟以齊上下夫婦有所禮之大成在此承
天之祐在此朱熹病漢諸廟之非取劉歆
有功德則宗之不可預爲設數之說嘗欲
以二禮及註疏所言折衷以爲天子祭禮
而其書未成以屬其門人黃榦楊復復自

致齊而祼獻而饋獻而加爵而徹俎旅爾
登餕繹祭諸儀次序成書今可考見者若
在今日宜
詔儒臣搜秘閣書參考編類别爲一書以補
六藝之闕遇
國家有稽古禮文之事於此得以考據藏之
學較頒之天下垂之後世使夫自古聖賢
精神心術之微儀文度數之詳不至於墜
地是葢天地間一盛美

聖明朝一大事也我
太祖立四親廟德懿熙仁高曾祖考而已
國家無禘祫之制又於
太廟外設
奉先殿於大內每月太常寺進新品物送光
祿寺供薦每遇
列聖忌日先期太常寺奏知遣官上
陵行禮至日
上服淺淡服視朝莫非古意且上陵之禮歲凡

三舉清明中元冬至每遇行禮文武諸司各遣官一員而以親王或駙馬都尉主祀事天下無事天子於清明日亦時或一行孝陵在南京内外臣寮有事經過者必先拜謁否則有罪

孝宗初

憲宗當祔始建祧廟奉藏懿祖神主每歲暮合享則奉祧主仍居舊位以行祫祭是謂每

歲一祫視古三年一祫於禮有加此仍九
廟之舊也少詹楊守陳據古禮而定七廟
欲祧
德懿熙祖三廟以
仁祖
太祖
太宗
仁宗
宣宗

英宗
憲宗爲七廟別爲殿於
太廟之後以奉
三廟神主三歲一祫此後親盡則祧而
太祖
太宗皆百世不遷此議足垂後世之法者時不
能用
世宗入繼欲尊
興獻帝遂有明倫大典中允廖道南詳疏解地

勢窄隘禮節繁難成憲當遵勞費當惜四

惑欲正

太祖南面之位各有帷幄以權

九廟之制謂是經權兩妥

上喜行議夏言仍執同堂異室制辯丘濬聞曰

一祭之說迂不可從引馬端臨昭穆難拘

之說以爲如殷之穆多昭少如唐之昭多

穆少必不可行又不如同堂異室共爲一

廟之渾成疏上留中再行會議因地畫圖

以進仍罷適南京
太廟災已久禮臣湛若水所請暫併於南京
奉先殿供奉如常承天府
皇考家廟亦倣此例第議造
文祖世室前殿後寢與別廟異後改題
太宗廟上
兩宮徽號
詔赦天下罷中元
內殿之祭安三

太后于

陵殿不與一

后配

帝于廟奉

太宗爲成祖

獻皇帝爲睿宗同

孝宗祔于

太廟十五年定五歲一禘每遇丙辛年孟夏太

廟舉禘祭禮于太廟以禮

皇初祖而奉
太祖配焉後罷不行二十五年
太廟灾復成仍同堂異室制奉安
列聖神主隆慶元年禮科王治議別祀
獻皇帝於世室無遂居
武宗之上議別祀
孝烈皇后無與孝潔皇后祔享
太廟奏入不報初功臣配享
太祖止徐達常遇春李文忠鄧愈湯和沐英上八

王愈通海張德勝胡大海趙德勝耿再成

五公桑世傑一侯配享

太宗止張玉朱能二王王眞姚廣孝二公丘臣

欲倣前代文武並用意議擇一文臣以與

十二功臣同配

太祖可與姚廣孝並又於

仁宗

宣宗

英宗三廟皆如二廟故事推擇文武大臣配享

以成一代崇德報功之典時未果行嘉靖
十年允刑部郎中李瑜議進劉基侑祀
高廟位次六王十六年又允武定侯郭勛請進
其祖英侑祀位次以爵定禮臣夏言以
六朝文武大臣進侑請
上不允臣竊謂子孫事先人必以從禮爲大孝
以徇情爲小孝只此二語從學問中綽有
定見則今日
宗廟祭祀大禮

聖明春識寧無可酌議者乎

語國家常祀之禮社稷有祭日月星辰有祭風雲雷雨有祭山川有祭城隍有祭旗纛有祭諸厲有祭八蜡有祭社稷分言社土神稷穀神專言社則稷在其中見諸召誥社于新邑見雅綿詩乃立冢土載芟春祈良耜秋報周禮大司徒小司徒封人州長大宗伯小宗伯各有所事禮記王制月令祭法詳言之有王社曰天下之社有

國社曰一國之社有侯社諸侯所自爲立
有置社大夫以下成羣而立喪國之社屋
之里社小州社亦小天子社稷皆太牢諸
侯社稷皆少牢白虎通曰人非土不立非
穀不食故封土立社示有土尊封稷而祭
以得陰陽中和之氣也日月星辰周禮大
宗伯以實柴祀典瑞以圭璧祀禮記月令
天子祈來年於天宗玉藻天子玄端朝日
於東門外祭法王宮祭日也夜明祭月也

幽宗祭星也祭義郊祭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祭日於壇於東祭月於坎於西春秋左傳曰日月星辰之神則霜雪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禜之風雲雷雨大宗伯以槱燎司中司命飌師雨師天府祭司民司祿皆星祀也至唐而始祀雷山川凡名山大川五嶽四瀆皆是五嶽東泰南霍西華北恒中嵩四瀆江河淮濟四海惟東海爲四瀆所歸舜典望于山川周禮宗伯血祭貍沈

臣按禮記王制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諸侯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月令孟春祀山川仲冬祈祀四海川淵澤井季冬畢山川祀學記三王祭川先河後海禮器晋人將有事于河必先有事于惡池齊人將有事于泰山必先有事于配林左傳子產曰山川之神凡水旱癘疫之灾於是乎禜之楚王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漢宣帝始祀海祈豐年隋始祀

四鎮曰東沂西吳南會北醫無閭唐武后始封嶽以王瀆以公海王鎮公宋眞宗封嶽以帝城隍不經見我

明始有祀旗纛詩雅皇矣曰是類是禡春秋莊公八年正月甲午祠兵禮記王制天子將出征禡於所征之地唐宋各有六纛神祀

五祀周禮大宗伯以血祭祭五祀月令詳春祀戶夏祀竈季夏中霤秋祀門冬祀行白虎通不曰行曰井漢後因之厲祭祭法

有泰厲是古帝王無後者有公厲是古諸侯無後者有族厲是古大夫無後者春秋左氏曰鬼有所歸乃不爲厲蜡祭禮記郊特牲天子大蜡八先嗇一司嗇二農三郵表畷四貓虎五坊六水庸七百種八八蜡以記四方四方年不順成八蜡不通謹民財也順成之方其蜡乃通以移民也旣蜡收民息君子不興功雜記子貢觀於蜡孔子曰賜也樂乎對曰一國之人皆若狂賜

未知其樂也子曰百日之蜡一日之澤非
爾所知也我
太祖於諸祀有定禮大社列於大祀
天子親祭而以
太祖
太宗奄配外布政司府州縣皆有社稷壇春秋
二仲以上戊日致祭即於天壇設日月星
辰四壇風雨雷兼雲合為一壇五嶽四鎮
四瀆四海各為一壇

天子祀天地日遣官分獻以致其敬等之親祀

又爲風雲雷雨嶽鎭瀆海壇於天壇之右

每歲仲秋

天子又躬祀焉而嶽鎭瀆海並革去封號止以

山水本名稱其神特敕封監察司民城隍

制

京師以其神祔享于山川壇又設爲廟宇

命京尹主其祭府州縣守令主之新官到任

俾與神誓欲有民社者不敢以非理厲吾

民也於山川壇側設爲旗纛神祠每歲春秋遣旗手衛官致祭又命天下軍衛皆爲立祠其牲牢品物一與社稷同霜降日將臣祭享所有旗幟收貯其中遇有征行則取旗以祭班師則仍以歸藏焉五祀兼用月令白虎通之文新官到任祭門方上堂命天下京都王國府州縣於城北郊各立厲壇須祭及告城隍文與壇式於天下每歲三祭春清明秋七月望冬十月朔在內

命京尹主祭在外則守令主之先期牒城
隍神至日祀以爲主文甚悽惻讀之痛酸
有國厲郡厲邑厲仍聽里民有鄉厲期於
神依人而血食人敬神而知禮諸祀之禮
並出
聖祖宸裁超越前古於鬼神之情狀一無所遺
幽明之間所以各得其所而兩賜時若民
安物否
國祚萬年靈長有自來矣獨於蜡祭闕焉未

舉丘臣念此蜡祭與籍田相爲終始春舉

籍田之禮以祀先農與帥先農民以與其

務本之心冬舉大蜡之禮以報先嗇與勞

來農民以報其勤動之苦是固舉先王莫

大之禮亦廣

聖君莫大之恩也以此望之當日

聖王似乎未行臣敢以望之今日

聖明不獨舉此大蜡一禮也舉大蜡併於諸祀

禮一一意到一一以爲民之意通之諸神

得無水無旱諸省有年則生民幸甚

語內外羣祀之禮　則歷代帝王有祀忠臣烈士有祀舜典徧于羣神周頌懷柔百神則所祀者廣祭法聖王之制祭祀也法施于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菑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周於前代帝王各封其後使主先祀秦始皇南巡祀舜祀禹北魏文成東巡祀黃帝皆所至一祀而已魏文太和始詔祀

堯舜禹周公惟用清酤尹祭而已至隋始
定爲祀堯以契配祀舜以臯陶配祀禹以
益配祀湯以伊尹配祀文武以周召配祀
漢高祖以蕭何配祀用大牢各於其鄉而
已唐天寶始祀三皇與五帝並立廟後又
廟祀天皇地皇人皇有巢氏燧人氏宋祖
次序歷代帝王給守陵戸命有司致享可
謂忠厚之至但列曹操于成康漢文之間
與朱温於景武玄憲之列又似無別唐玄

宗詔祀忠臣十六人傅說箕子微子比干齊管仲晏嬰晉羊舌叔向魯季孫行父鄭東里子產燕樂毅趙藺相如楚屈原漢霍光蕭望之丙吉諸葛亮義士八人殷伯夷叔齊周泰伯吳季札魏段干木齊魯仲連楚申包胥漢紀信孝婦七人周太姜太任太姒魯大夫妻敬姜鄒孟軻母漢陳宣孝婦曹世叔妻大家烈女十四人周宣王齊姜衛太子共姜楚莊王樊姬楚昭王女宋

共伯姬梁宣高行齊杞梁妻趙趙括母漢
班倢伃馮昭儀王陵母張湯母嚴延年母
淳于緹縈也並令州縣長官隨其所在立
爲祠宇春秋二祭宋太祖令有司品第前
代功臣烈士爲三等皆據其有冢墓者置
守冢戶禁樵採眞宗詔祀周公於曲阜神
宗詔前代百卿士載於祀典者皆不名又
加封號于諸神祠漢武帝襲秦弊多淫祀
匡衡請罷良是劉向之惑反不如谷永明

天地之性知萬物之情寸有所長狄仁傑毀諸淫祠只留泰伯伍子胥廟宋徽宗毀諸淫祠一節可取

太祖初建帝王廟於南京鷄鳴山之陽以祀三皇五帝三王漢高祖光武唐太宗宋太祖元世祖止及一統創業之君與前代異既命有司修葺帝王陵廟三年一祭所祀者伏羲媧皇神農軒轅少昊顓頊高辛堯帝舜帝夏禹商湯中宗高宗周文王武王成

王康王漢高祖文帝景帝武帝宣帝光武
魏文帝唐高祖太宗憲宗宣宗周世宗宋
太祖太宗眞宗仁宗孝宗理宗元世祖凡
三十六帝又詔以歷代名臣從祀選風后
力牧臯陶夔龍伯夷伯益伊尹傅說周公
旦召公奭太公望方叔召虎張良蕭何曹
參陳平周勃鄧禹馮異諸葛亮房玄齡杜
如晦李靖郭子儀李晟曹彬潘美韓世忠
岳飛張浚木華黎傳爾忽博爾木赤老溫

伯顏凡三十有七人是皆前代之君臣同
德者惟取其功與德不必隨其君各以臣
配也或謂元世祖無功于中國而其臣木
華黎輩亦皆爲中國害者不祀亦可嘉靖
年革去允宜南京有功臣廟祀徐達常遇
春李文忠鄧愈湯和沐英六王馮國用耿
再成丁德興張德勝吳禎康茂才茅成胡
大海趙德勝華高俞通海吳良曹良臣吳
復孫興祖十五人皆開國元勳有功于國

者此

聖祖崇德報功盛典可爲萬世法程

祖骨未寒忠臣烈士爲建文死難何非忠我

聖祖假令

聖祖見之所以崇所以報更有溢于諸功臣之

外惟沉抑無伸故巳巳之變南

朝惟楊善一人差能不辱節義罕聞魏崔之亂

自閣輔而下有媚辱無抗爭遂不成其爲

朝廷

聖王何以幸入外臣莫知本末言念及此大爲
　怵心儻不及今崇獎節義振發理學後之
　莽大夫不知又作何狀也臣千祈萬禱願
聖明痛思之痛思之

　語祭告祈禱之禮　告卽位有儀巡狩祭
　告有儀營都邑有儀廟封有儀師行有儀
　大雩有儀高禖祀有儀禜祭有儀疾病行
　禱有儀大儺有儀封禪有儀帝王繼天命
　以出治承祖宗而踐祚必行祭告之禮宜

以唐虞之世爲則舜攝位之初旣告于文
祖徧祀羣神及堯喪旣畢之後復告于文
祖廟葢其愼也禹之受命神宗湯之玄牡
昭告武之克商祭告皆如舜也漢承秦後
典禮隳廢高帝不聞燔柴告天文帝以後
凡嗣君卽位必謁見高廟光武卽位祭告
天地唐高祖卽位命告南郊宋太祖卽位
差告天地高宗南渡有告孝宗受禪有告
竊意嗣統之初遣禮官告卽位于郊廟社

稷羣望分遣近臣徧祭天下羣神迨喪畢後特如舜格文祖之比擇日躬詣郊廟行禮庶幾合於舜典之義巡狩祭告莫詳于舜典出必告反亦告如孝子之事生存也周頌時邁般二章周天子巡狩而祭告也王制天子將出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禰此爲巡狩定儀遷營都邑見之召誥周公卜宅于雒則郊社必告不敢自專也冊封功臣見之雒誥王命周公後大雅江漢王

命召康公後祭統明言古者明君爵有德而祿有功必賜爵祿於太廟示不敢專也漢武帝册立齊燕廣陵三王有廟立文他無所紀師行不輕見之湯誥泰誓武成必告天地文考周禮大祝大師宜于社造于祖王制受命于祖受成于學孔子答曾子問天子師行必以遷廟主載於齊車或以幣帛皮璧告而出每舍必奠反則設奠以告而埋藏之春秋左傳曰國之大事在祀

典戎祀有執膰戎有受脤神之大節也孔叢子言之亦詳皆不敢褻意雩祭不輕周禮司巫若國大旱則帥巫而舞雩春秋桓公五年大雩左傳謂龍見而雩禮記月令仲夏命有司雩祀百辟卿士有益于民者以祈穀實季秋有大饗之報祭法雩宗祭水旱也通典建巳月雩五月上帝禜於南郊之傍命樂正習盛樂舞皇舞葢有歌有哭嗟嘆不絕以斯民窮苦之狀裁傷之情

上達于天聽庶或有聞閔念沛雨立甦民困也後世此禮不傳在位者所禱多用符咒指斥怒罵誠意全無何以致雨請於郊傍擇地爲雩壇命禮官酌爲成禮每歲孟夏以後遇有水旱舉行之不忘歌哭爲民祈禱痛苷異術庶幾上感

天心以致雨暘之時若禋盆不小高禖有祭商頌玄鳥篇曰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周雅生民篇曰克禋克祀以弗無子載生載育時

惟后稷此言契所繇生以開商稷所繇生以開周皆郊禖之祀爲無後爲不孝之大不得不爾此祈禱宜行之后妃則亦不必於郊也擇宮中絜靜之地立爲禖壇中設帝位而以高禖配焉於行禮爲宜云禜與雩異周禮大宗伯國有大故則旅上帝及四聖小宗伯大烖禱祠上下神祇大祝掌六祈三日禬四月禜春秋左傳曰山川之神則水旱癘疫之灾於是乎禜之日月星

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禜之齊有彗星齊侯使禳之晏子曰無益也祇取誣焉天道不諂不貳其命若之何禳之且天之有彗也以除穢也君無穢德又何禳焉若德之穢禳之何損朱熹言於其君曰今封內名山大川未有望祭之禮而徧僂拜伏於土木偶人之前以求滋養潤澤於義無當於禮無稽可見大而旅祭小而禜祭必去盛饌損盛服乘素車撤音樂舍

于外郊陳其玉帛致自責辭庶有感格耳苟不自修省虛文祈禱則何益耶是不可無戒者疾病行禱周書金縢周公植璧秉珪乃告太王王季文王願以身代元孫某此出誠禱也儀禮疾病行禱五祀周禮女祝掌內祭禱男巫春招弭非後世禳星告斗之說也論語孔子不喜子路之禱以禱久拒之此禱出臣子迫切之情如周公所爲則可若使病者聞之反有所不安於心

况無孔子之禱久强求免禍如佛老之齋醮則又非所以為訓者大儺為民周禮於方相氏掌之時難以索室敺疫月令季春國難仲秋天子難季冬庶人大難孔子於鄉人難朝服立於阼階無所不用其誠敬也漢志此詳以中黃門為之元遣番僧入宮持咒元正又有佛子遊城大非古意儺酎酌漢唐之制俾內臣索室逐疫則亦闢異端嚴宮禁之一事云封禪不經漢武帝

踵秦行之太史公作封禪書誣以爲三代皆有文中子曰封禪非古也其秦漢之侈心乎許懋言於梁君曰聖王不須封禪凡主好名於上臣阿旨於下非盛德事不可爲法宋眞宗行之胡寅極稱許懋正學因詆鄭玄信緯遂使後有天下者於無事時肆其侈心千乘萬騎巡狩侈費登山琢石夸大功德或有秘祝以祈不死取笑當時貽譏後來實之言仰懋之意明主所宜深

鑒者明王欲求壽年之永莫若寡欲欲得國祚之延莫若愛民寡欲而至於全其天愛民而至於過其曆眞誠有是理亦眞誠有是事諸秘祝秘禱於不寡欲不愛民之外皆惑也合祭告祈禱之禮而言如即位巡狩遷都師行廟封之必祭必告此大事禀命之常非有妄干也雩禜大難之必祭必告此爲民去烖癘疫之意非有他媚也高禖之祭告爲繼嗣疾病之祭告出臣子

亦於神無謟獨封禪之不經端不可開槩以祈禱爲說則辯之不蚤辯已

語釋奠先師之禮　先師今指孔子而言

周禮大司樂掌成均之法治學政教國子弟有道德者死爲樂祖祭於瞽宗大胥春入學舍采合舞王制天子出征反釋奠于學以訊馘告月令仲春上丁命樂正習舞釋菜仲丁又命入學習樂文王世子凡學春秋冬釋奠先師始入學者旣釁器用幣

然後釋菜不舞不授器儐于東序一獻無
介語學記大學始教皮弁祭菜示敬道也
熊禾合釋之日釋奠有六始立學一四時
各一師還一釋菜有三春入學合舞一釁
器釋菜二皮弁祭菜三呂大臨以釋菜禮
至簡不在多品貴其誠則釋奠之禮不簡
貴誠尤可知礿先聖指伏羲諸帝言先師
指瞽宗言後漢高帝過魯以太牢祀孔子
此爲祀孔子之始平帝政出王莽追謚孔

子曰褒成宣尼公此爲尊崇孔子之始安帝祀孔子及七十二弟子於闕里此爲祀孔子弟子之始魏正始七年令太常釋奠以太牢祀孔子于辟雍以顏淵配此爲釋奠太學之始太子釋奠自晉武帝始釋奠用六佾軒懸之樂自南宋文帝始有司薦享宣尼廟自元魏文成始朔日行禮自北齊始命州縣學以春秋二仲釋奠自隋始國子立廟各祀周公孔子自唐高祖始以

孔子爲先聖顏子爲先師遣官釋奠國學
以先儒配享孔子以左丘明等二十二人
從祀自太宗始追贈孔子爲太師贈顏曾
並配享自高宗始孔子封文宣王弟子顏
閔曾等封公侯伯自玄宗始廟門立戟自
宋太祖始謚玄聖改至聖自眞宗始釋奠
用登歌自眞宗始以孟子配享以荀况揚
雄韓愈從祀自神宗始用天子冕旒躋子
思從祀自徽宗始周程張朱封爵從祀加

張栻呂祖謙自理宗始顏曾思孟配享加
邵雍司馬光從祀自度宗始加號大成自
元成宗始許衡從祀自仁宗始封顏回復
聖曾參宗聖孔伋述聖孟軻亞聖並公加
孔子父母封爵以董仲舒從祀自文宗始
我
朝洪武三年更定釋奠孔子祭器禮物十四年
首建太學易土繪像祀以神主
御製國子祭酒誥歆竭乃恭而致祭靜乃心

以對神革去天下神號孔子封爵仍舊十
七年勅每月朔望祭酒以下行釋菜禮郡
縣長以下詣學行香永樂北遷諸像如故
正統中以宋胡安國蔡沈眞德秀元吳澄
從祀嘉靖九年改定至聖先師孔子撤像
題主四配堂上祀諸弟子稱先賢左丘明
以下稱先儒啓聖從祀一一詳定黜楊雄
從祀矣又黜吳澄許衡不令從祀以當理
宗朝舍宋仕元不能自解於忠君從夷公

論也隆慶五年明儒薛瑄從祀無議萬曆初年王守仁陳獻章與胡居仁僉從祀胡無議王陳大有議諸理學名臣確乎可以從祀超出于王陳之上者殊不乏人惟禮部與政府不明此理學近日又被僞學混亂至滿

朝有東林之擯棄遂走交結近侍之門視爲仕途一捷一敗塗地追崇理學抑又虛名全無實濟殊堪痛悼

聖明離照超越今古儻亦先明朱陸之所以異

然後辨薛胡王陳之所以異正從祀大典

以喚醒人心則理學有實崇人心可少易

世風可大回矣愼毋以臣言爲迂也丘臣

引宋濂極取熊禾一說欲正大學祀典謂

宜自祖伏羲而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

各以次列皐陶伊尹太公望皆見而知者

周公不惟爲法於天下而易詩書所載與

夫周禮儀禮之書皆可傳於後世至若稷

之立極陳常契之明倫敷教夷之降典益之贊德傳說之論學箕子之陳範是皆可與享於先王者若孔子兼祖述憲章之任其爲天下萬世通祀則自天子下達者濂欲如禾言使道統益尊三皇不汨于醫師太公不辱于武夫矣丘臣請於帝王廟設宮懸備佾舞一如文廟每歲春秋傳制遣官致祭一如祀孔子而太學則祀宣聖如故王啓元從祀公論曰論輕重行爲重人

倫大節一虧雖有細行不足贖矣論大小則功爲大盖行卽極其眞切然止一人一身耳功則有及一家及一國及天下及萬物及鬼神及天地及宗廟社稷及聖經及萬世之後者從祀之典當以明倫爲主而收錄明倫之士則不當分别大小文武第取其有光人倫有功于宗社有功于天下者至於經義亦必辨其有功全經有功一經或推尊聖道或閑衛聖道而區區文義

第可祀之一鄉而不必祀之天下如此則聖人之教如天地之無不包容而學聖人之道者爭趨實行惟恐人倫之不盡爭效實功惟恐治平之不奏即不遇于時而為聖經之處者亦必以大體為主使君得之為聖君臣得之為聖相師得之為聖師士得之為聖士雖無功于現在亦有功于後學是一從祀中已寓鼓舞人心之道矣豈不於聖教有光顯於祀典有增重哉若止

于明經徒增文學之士其于明倫大義不反有所偏失而未盡耶篤行務實之賢當不以愚言為非是也臣按朱熹答陳亮書力辨聖人為金中之金學聖人而不至者金中而有鐵也漢祖唐宗用心行事之合理者鐵中之金也帝王廟雜五帝三王於漢唐宋諸君之中與之共祀一堂金鐵同處金必不與鐵同享孔聖金中之金孔門諸賢金中有鐵寧于左丘明而下多鐵中金

若雜容從祀不一刪定是亦金鐵同處金
必不與鐵同享者兩議金鐵大辨所關
國家旌別人心從違正自不小合熊禾王啓
元二論併臣金鐵辨而酌裁之世道幸甚
聖明在上必有以洞燭乎此矣　合論常祀之
禮內外羣祀之禮祭告祈禱之禮主於爲
民者大主於爲身者小若宗廟之禮與郊
祀之禮釋奠先師之禮仁孝誠敬上通於
天地親師者更大大禮大大言之大思之約之乎

祭祀之禮愼毋曰幽遠杳冥已也